

一封拾到的信

秦 兆 阳



一封拾到的信

秦 兆 阳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刘 文 昌

一封拾到的信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9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0

197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30,000

书号 10019-2800

定价 0.62 元

自序

收在这本小书里的二十三个短篇，大部分是从《平原上》、《幸福》、《农村散记》三本短篇集里选出来的。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大都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，只有《一封拾到的信》这一篇是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五月。六二年以后，直到动手写这篇小序时为止，在短篇创作上完全是一段空白——有十六年之久。如果再加上五八年到六一年这四个年头，则一共有二十年之久。生长和收获十分困难，而毁灭和浪费则非常容易。“悟以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”：

犹有豪情似旧时，
花开花落岂由之。
欣逢柳绿春时雨，
策马长途学健儿。

作者 一九七九年五月

目 录

自序	1
----------	---

第 一 辑

桌子和筷子的故事	3
路	9
何花秀	32
炊事员熊老铁	45
歪脖子兵	59

第 二 辑

说媒	69
东西李庄的故事	83
老头刘满囤	98
幸福	106
相思树	131

第 三 辑

玉姑	161
祭灶	178

偶然听到的故事	185
刘老济	198
晌午	211
亲家	218
秋娥	232
两代人	242
选举	253

第 四 辑

王永淮	261
姚良成	274
老羊工	283
一封拾到的信	296

第 一 辑



桌子和筷子的故事

我们几个人住在平山县土岸村一家姓齐的房东家里。

正是雨季，一连下了差不多有半个月的大雨。房东老头住的屋子漏的炕都快塌了，就和他的儿子搬到我们屋子里来睡觉。这父子俩都是勤俭惯了的。特别是经过了减租减息运动，逼令地主退给了他家十来担租子，地主又无权随便收地，所以他俩干活更有劲了，真正是每天披星戴月地拚命干。现在一下子歇下来了，父子俩都很不习惯，小伙子只好躺在炕上睡闷觉，老头只好坐在炕头上抽闷烟。

晚上，灯油在昨夜就点完了，如果到村东头小铺去打油，就一定会全身淋湿，还得摔一屁股泥。我们几个人只好都在炕上炕下呆坐着。可以看见的，只有老头子烟锅里的一星红火，和被红火映着的他那一小片灰色胡子。

我实在闷得难受，就向老头提议：

“老大伯，这闲着没事儿太闷的慌，你说个故事给大伙听听吧。”

“嘿嘿嘿，”老头谦逊地笑了，“我这笨口拙舌的会说个什么故事？”

但从他那慢慢在炕沿上磕掉烟灰的声音，和他那清嗓子的咳咳声，我们猜出他是在思索着。这就燃起了大家的希望。

有的同志就趁机会给他加油：

“老大伯，俺们知道你肚子里的故事挺多，说一个吧！”

他又重新装好了烟，一边打火镰，一边慢慢吞吞地说：

“嘿嘿，说起说故事来，你们听说过毛主席开会的笑话吗？
倒挺逗乐儿的哩！”

“没有没有，没有听说过，怎么个毛主席开会的笑话啦？”
——他的话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好奇心。

他使劲抽了一口烟以后，就开始说起来了：

“说起来是七七事变时候的事。不是七七事变就抗战了吗？抗战这一起来，一个国家大事就不比早先了，就非讲讲统一战线不行了。所以说，俺们毛主席就在延安召集了一个大会，到会的有共产党，有赞成抗战的各党各派，有中国人，有外国人，有男的，有女的……哈，人可真是多得多，怕有个两三百子吧！一天价讨论，开了一个多月，这才完了工，成立了统一战线，大家团结一致打日本。这工夫毛主席就说话啦。毛主席说：‘咱们中国可有办法啦，咱们万众一心打日本。可是我还要提个意见，希望大伙讨论讨论。’大家伙一听毛主席有个提议，就都说：‘你念叨念叨吧，咱们没有不赞成的。’毛主席说：‘为了把统一战线巩固得紧紧的，咱们从这以后，要大伙互相帮助，不要象以前那样各顾各人的利益，要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！’毛主席的话一完，大伙连说：‘赞成赞成。’毛主席又说：‘赞成这就好了。算起来咱们讨论了一个多月，可不容易呀！你们看，哪一号号的人都有，你想这么办，他想那么办，喜鹊落在树上，各占一个枝儿……咱们现在该欢喜欢喜，庆祝庆祝，要会会餐，吃吃好的。……’”

老头说到这里，烟袋锅不通气了，就使劲在炕上磕磕起来。睡在炕那头的小伙子忽然瓮声瓮气地说：

“你们真是，叫他说个什么笑话，他光会瞎编！”

“你他妈光会睡闷觉，嫌吵你瞌睡了吧？”老头生气了，“我偏说！我偏说！”

“你说吧！你说你的，咱就是不听！”

“你堵住你的耳朵！我才没见过你这个孩儿。什么新鲜事儿也不打听，脑袋瓜子象死树皮似的。没出息的东西！”又转过口气来对我们说：“同志们都是知道的，这八路军的规矩多好，大小事儿只要一开会，大家伙儿念叨念叨，这脑筋就开了，要不，受苦的庄稼主儿知道个么呀？……”

“老大伯，你别理他，咱们说咱们的。”我们大伙连忙表示支持。

“对！咱们说咱们的，不跟他生这个气！”他重新装了一锅烟，又继续说起来：

“呃，后来就杀猪宰羊的等着会餐……可是，有个歪心眼的外国人，专瞅中国人的空子，这时候，就笑起来了：‘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中国人到底还是算计不到，你们说要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可是，你们中国，从古到今说起来，哪有这么大的桌子呀？这不是开玩笑的吗？还讲什么团结互助？嘿！’你猜怎么着？外国人这一说，可把中国人当真的给难住啦，就都慌了神啦！可是——‘若要不着急，就问毛主席’。毛主席就出来说话了，他说：‘同志们，别遭难，咱们有的是办法，咱们先到外边去，到场子里去，我有办法……’人们就都到场子里去了。毛主席说：‘站好队！’——大家就站好了队。‘向左转！’——

就都向左转了。‘齐步走！’——就都齐步走了。走着走着，走成了一个圆圈子。‘立定！’——就都站住了。‘蹲下来！’——就都蹲下了。这工夫，那边来了两个小鬼，抬着一大盆红烧肉，热气腾腾的，搁在圆圈子当间。这时候，毛主席又站在圈子当间讲话啦，他说：‘同志们，同胞们，谁说咱们中国不能讲团结？谁说咱们不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？你们看，咱们这张桌子还不大吗？这桌面有十万八千里！不要说三百两百的人，就是全中国的男女老幼，全坐下还有多的哩！’毛主席说完了，中国人就都明白了，都鼓起掌来：‘好哇！好哇！拥护毛主席呀！’这可把这些外国人弄糊涂了，都瞪着大黄眼珠子一个劲的转：‘哪儿那大桌子呢，在哪儿？’毛主席哈哈一笑说：‘你看，你不是蹲在桌子上的吗？你们英国、美国、法国，都没有这么大的桌子吧？你看，咱们这桌子上，天生的有稻、粱、稷，马、牛、羊，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，吃不完用不清，这桌子不用木头做，也不怕风吹日晒，一千年一万年也坏不了，可结实哩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’毛主席这一笑可把大伙给逗的乐起来了。哈！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……”

趁着大家笑的时候，老头又叭叭的吸起烟来，烟锅子里的火光映着脸上满足的微笑。

“完了吗？”我们有些着急地问。

“可没有完，长着哩，嘿嘿嘿嘿……”却还是不慌不忙地吸着烟。

谁也没注意到，那掩着耳朵决心不听的小伙子是什么时候坐起来的，这时候他也急了：“我的老天爷，你就快说吧！你这是怎么啦！”

“我怎么啦，我没说给你听！”

老头一连气吸了三锅子烟，终于又开了腔了：

“……毛主席说完了话，大家伙儿正乐着呢，可是那个外国人又嚷起来了：‘哈哈！你们这怎么行呢？你看，这么多的人，只有一盆菜，要是每人都跑上去夹菜去，那不是弄得乱七八糟？恐怕还得抢的打架呢！还团结？你说不上去夹菜吗？圈子这么大，人离得这么远，谁够的着？好比桃儿长在树顶上，要不上树的话，伸手也摘不到嘴呀！’你猜怎么着？这一下又把大伙说的全泄了气啦，‘我的老天爷！这可怎么着哇！’可是——‘若要不着急，去问毛主席’，俺们毛主席又出来说话啦，他用手一指，说：‘你们别瞎着急，看吧，那不是来了？’大伙一看，嘿，两个小鬼抬来了一大捆筷子。你猜怪事不？都是三尺多长的大筷子，你也一双，他也一双……这回该够的着夹菜了吧？可是，那个外国人又嚷起来啦：‘毛主席，不行呀，筷子这么长，比手臂还长的多哩，夹着菜往口里送吧，一下子就送到脑袋瓜子后边去啦！你们这不是耍着玩的？闹了半天，还没有吃上饭，饿得肠子拧起来了！’真是，人们的肚子全饿得贴了背啦，都瞪着眼望着那盆又香又热的红烧肉，就是没办法吃到嘴……”

他故意的停了停，抽了两口烟，然后又故意问我们：

“同志们，不看你们早先上过洋学，才学高，抄起笔来会刷刷地写，可你们倒说说看，有什么办法？”

可是他那愣小子这时候又抓住理了，忙抢着说：

“你这是吃柳条吐筐子，出口就编上了，编着编着没办法啦，还问别人呢，哼！”

“你他妈少放屁！你怎么就知道没办法？俺们毛主席有的是办法！”

“毛主席告诉你啦？”

“毛主席没告诉我，你去问问毛主席看？”

“算啦算啦，别打嘴架啦，快听咱们毛主席的办法吧。”

我们好容易把这嘴架拦住了以后，老头又开始言归正传了：

“俺们毛主席有的是办法，毛主席就又演开了讲了，说：‘同志们，同胞们，你们听我说，我们中国人要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咱们有的是全天下第一大桌子。咱们筷子太长不是？可是，咱们要从今日起，不要各顾各人的利益，要互相帮助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大家都要有口饭吃，咱们要——你夹一筷子肉，送到他嘴里，他也夹一筷子肉，送到他嘴里，……轮着番儿，谁也吃得着，是不是？’你说这个办法——这不就行啦吗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真是，不错不错！……”

可是愣小子又不服气地说：

“这一顿饭要吃多大工夫呀！”

“你这个傻小子！”老头动了真气似的，使劲把烟袋往炕上一扔：“你懂得个屁！我说的是俺们毛主席有办法！——是说故事，说故事就是说故事，懂吗？”

一九四〇年夏，于河北省平山县

路

一

天黑的时候，爬上了晋察冀山地的最后一座山头，前面立刻展现出一片漆黑无边海一样的平原地，人们眼睛马上睁大了，胸脯也扩张了，都深深地透了一口气：从此告别了，几年来相依为命的山！

漆黑的地平线上冒出了半个月亮，首先照见了巨马河，亮晶晶的曲折而平静地流着。微风从河面吹来，拭拂着从山里带来的满身臭汗。

但是人们的心情紧起来了，在左后方的一座小山包子上，屹立着一个黑色的怪物，尖硬的顶角刺着天空，顶下面开着两个黑洞，恰像一只踞立在山巅上睥睨原野的猫头鹰。这就是我们所遇见的第一个岗楼，它障碍在平原与山地的交界处，扼守在巨马河的侧岸上。

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放轻了脚步，在离岗楼不到半里地的地方蹑水过了河，象飞一样地跑过了一片开阔地的河滩，和一段突起的堤埂子。

月亮已经升高了，清晰地照见地面上的一切，使人们的心情更加紧张。走的不是道路，而是从大麻子细瘦的枝条和肥

大的叶子中，从浓密的枣树林中，从幽香四溢的豆子地和高粱地里，从流着泥水的小沟沟上，跳跃着，飞着……。

前面悄声地传下口令来：“注意左边……左边……弯腰……腰……”——左边的庄稼叶子空隙里露出了一座岗楼的尖顶。

“脚步轻，跟上距离……快！”——又从一个岗楼的旁边擦过去了。

有人摔倒了，又赶紧爬起来赶上了队伍。

鞋子陷在河沟的泥里，来不及拔出来，就赤着脚往刺人的庄稼根上踩过去，脚痛的要抽筋，血流在泥地上。……

就这样飞过了二十多里，穿过了五六座岗楼。

但队伍突然从紧张的进行中停了下来，走在后面的人传来了一个坏消息：“后面有一半人掉了队！”

这队伍共是四十人——大部分是徒手，只有四支手枪和一些手榴弹——由一个负交通责任的“交通队长”带领着，全凭他的夜行经验和特有的路径，以及他所单独知道的秘密的“点线关系”，要通过敌人所“确保”的点碉林立的敌占区，要通过许多封锁沟和封锁严密的平汉铁路。而正是这位带路人，因为病了半个月，身体太弱，跟不上队伍而丢了队！

大伙都蹲在地里，焦躁地互相咕噜起来。

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交通员，忽然跳起来小声说：“不行！咱们不能再往前走了，董队长要是出了岔子，我回去可交待不了，我们决不能扔掉他不管！……”他的声音是颤抖的，头上的白手巾也在月光下颤动着。

蹲在我旁边的一个青年忽然跳起来把他一推道：“先别着

急，咱们回原道找找去！……”

他俩就很快地隐进庄稼丛里了。

十分钟、一刻钟、半点钟，……两个同志飞快地回来了，连个影子也没找到，却带回了更令人紧张的消息：“这怎么办？前面三十丈远就是岗楼，听得见你们的咳嗽声……”

大家的呼吸不由得迫促了，都紧捏着唯一的手榴弹，有人绝望而坚决地小声提议：“从原路冲回去！”

突然，从人堆里跳出一个大个子，像一堵墙似的立在人们面前，胳膊有力的一挥，很严厉地悄声嚷道：“谁回去？谁说的？回去是容易的吗？同志们！咱们既是走到了这里，就不能再回去。再说吧，董队长他们也丢不了。他道儿熟，也许咱们回去了，他们倒先过去了哩。我说，有愿意硬往前闯的跟着我走！”

“走！……”

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跳了起来。

这剩下的十八个人，又开始像蚱蜢似的，在各种各样的植物中跳跃着，飞着……

二

第一道封锁沟很宽大，两壁上铺满碎石和松土，人沿着沟墙往下跑的时候，沙土和石子便像水一样的随着往下泻，发出很大的响声，但幸喜没有惊动岗楼里的敌伪军。

相隔不远就是第二道封锁沟，沟里满流着水，如果依直线蹚水过沟，就会一直走到对岸岗楼的门口当了俘虏。像这样的沿沟岗楼是不远一个，只有从两个岗楼之间过去最为安全，